

東坡小品

陈迺冬 郭隽杰 选注

東坡小品

陈迺冬
郭隽杰
选注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2018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坡小品/陈迥冬,郭隽杰选注.——北京:当代中国出版社,2018.4
(小书馆)

ISBN 978-7-5154-0820-0

I. ①东… II. ①陈… ②郭… III. ①古典散文—散文集—中国—北宋 IV. ①I264.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25333号

出 版 人 曹宏举

责任编辑 柯琳芳

封面题字 刘朝辉

责任校对 庄素婵

装帧设计 彭 立

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(100009)

网 址 <http://www.ddzg.net> 邮箱: ddzgcbs@sina.com

编 辑 部 (010) 66572264 66572154 66572132 66572180

市 场 部 (010) 66572281 66572161 66572157 83221785

印 刷 武汉贝思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印 张 5.5印张 90千字

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29.00元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;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拨打(010) 66572159转出版部。

让思想去旅行

编者言

在中外出版物中，有一类小书，篇幅短小，语言通俗，轻松可爱，如溪水中的松影，自有一种清简之美。以中国近百年著述为例，朱自清先生的《经典常谈》，笔力轻点，便勾勒出文史研究的通幽曲径；吴经熊先生的《唐诗四季》，笔意蹁跹，文采斐然，堪称才情横溢的学术佳作；吕思勉先生的《三国史话》，明辨故实，条分缕析，还原一个本真的三国；王力先生的《诗词格律概要》不啻为作诗填词的入门捷径……这些“小而可贵的书”，无一例外，都是以大手笔写小文章，虽然没有“大书”那般洋洋洒洒的旁征博引，但见肉见骨的精华，绝对令人受益匪浅。它们不因时间而消逝，历久弥新，书香满口，为一般读者可读、可懂、可藏。

丛书名曰“小书馆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专门荟萃这类小书的一套丛书。其所收小书的标准如下：不限门类，

不限年代，不限国家，只要有文化的积淀，可喜的文字，阅读的趣味，未出版或虽已出版但市面上版本极少，又或者已绝版多年的小书，均为“小书馆”所收之范围。尤其是很多绝版多年的小书，曾为读书人所喜爱，但埋没已久，难觅其踪。“前人之努力，无数心血，唯愿时光不能将其尽数埋没”。拂去这些书上厚厚的时间之尘，这也是“小书馆”最初的缘起。但书海茫茫，收不胜收，“小书馆”不求规模的宏大，不限时间的长短，不拘门类的均衡，只要得中意的小书，达到一定册数，且可编为一辑的，便会推出。

“小书馆”所收之书，虽是小书，却是值得大观的。这套丛书的作者，很多为一派之宗，于他们各自的领域开山立派，影响着当时的思潮与风尚。诸如新理学的创立者冯友兰，中国民俗学之父娄子匡，与王国维、吴梅并称戏曲三大家的齐如山，诗书画印皆成一家风骨的白蕉，掌故学大师瞿兑之，数学科普大家刘薰宇，等等。还有一些作者虽然不如大师那样令人瞩目，但其著述同样会给我们耳目一新之感。

这些小书可谓是那些时代最具品质的文字，但它不是时髦的，也不是热门的，有的还是冷僻的。在此纷繁之世，出版这样的书，似乎有些不合时宜。但读书一事，

不合时宜，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。学者、出版家傅璇琮说：“我觉得读冷僻书，犹如吃青皮橄榄，或喝毛尖绿茶，初似生涩，终有一种回味。不像赶时髦，趋热门，热闹一阵子，脑子里空空如也，什么也没有剩下。冷能避俗。”不过“人各有心，不能皆合”，正如你喜青皮橄榄、毛尖绿茶，他却喜口香糖、可乐，或是其他别的东西，喜者自喜，厌者自厌，但这无妨，自然与社会原本就是多样性的。“小书馆”不敢期望众人的青睐，但求为这个时代依然还能沉浸在阅读中的读书人，提供几本可看的书，也就够了。

林语堂先生曾说，读书完全是个人享乐的一件事。这样看来，读书亦如吃饭、打牌、下棋、聊天、看电视等，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。但迄今为止，书籍仍是人类最高级的精神活动的文字记录，关乎心智、成长、品位……如此，于闲暇之际，一壶茶，一册书，去寻得书中的乐趣，开始惬意的思想之旅，岂不快哉！

让“小书馆”与您结伴而行。

“小书馆”编辑部

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

写在前面

北宋江西诗派著名诗人陈师道曾在《后山词话》中说：“退之以文为诗，子瞻以诗为词，如教坊雷大使之舞，虽极天下之工，要非本色。”说的是北宋神宗年间，汴京城里有一位舞蹈艺人叫雷中庆，时人笔记称其舞技天下极工。但也有很多人认为，跳舞本来是女子的行当，你雷大使昂藏一男儿，虽然跳到了数一数二，终归说不上是本色当行。

这其中的道理，大抵文、诗、词都有不同的气质，韩愈的诗是以文为诗，苏轼的词是以诗为词，虽然都已经到了很高的段位，说起来还是和雷大使跳舞一样。这话很有趣，就像是看武侠小说，一个外行不管不顾蛮干一番，就打得天下英雄束手了。这种气概很是让我钦佩，说起来苏轼给我的第一印象也正是如此——

这个人是个可怕的天才。除了众所周知的文艺领域，

哪怕是制墨、烹饪等，搞起来也不是一般人能到的境界。他自负其才，又常有些满不在乎，考科举现编个典故，说：“皋陶为士，将杀人。皋陶曰杀之三，尧曰宥之三。”难住了主考欧阳修、梅尧臣。二老后来心心念着问他出典，他却说：“何必知道出处。”意思是我就是偶尔想不起了编一个，你们当什么真嘛。

和一些作诗的朋友谈起苏轼的时候，有一个有趣的称呼，叫苏大胡子。每每这样叫起来，总感觉他本人就像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好朋友，可爱亲切，却也有一点让人挠头。观他的行止，就像那句老话：“唯真名士，能自风流。”寻常之士，或溺于才、或耽于名、或陷于利，举手抬足总会带着那么那么一丝刻意。魏晋之后，能真得“魏晋风流”四字的，本就屈指可数，而这个名单中，恐怕又只有苏轼，能让我们在千载之后，还能亲切地唤一句大胡子老兄。

古人说：“观人于揖让，不若观人于游戏。”所谓揖让，就是戴了一张社会人的面具，古人有大忠似伪、大奸似忠的说法，这种场合下的待人接物，是断定不了一个人的秉性的；而观于游戏，只有生活之中偶然真性情流露，我们才能说看到了这人真实的一面，这册《东坡小品》所收录的小文小说，恰恰成为我们观东坡于游戏的一个窗口。

小品，最早得名于佛家，佛经的全本叫“大品”、节本就叫“小品”。这个概念被借用到文学，就专指那些篇幅不长又生动有趣的小散文。小品文正名是在晚明。但正名之晚不代表历史之短，如《论语》中《侍坐》一篇，就已然可以说是生动有趣的小品文了。

而苏轼的小品文，是小品文历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节点。往前说，东坡文风融合“魏晋之洒脱”、“六朝之隽永”，可谓之承前；往后说，他生活化的取材、不拘套路的写作模式、明达浅近的风格，对明人影响极其深刻，小品文能够在晚明成熟起来，东坡厥功甚伟，这可谓之启后。

然而承前启后的苏轼，怕是根本没想过这些。他不过是偶有一念，记于笔端，不成想居然留存后世了。这也如他的词一般，无心插柳，不意竟开一代风气之先。

他的这些小品文，内容林林总总，要从其中甄选出能见其性情、对我们当今读者有所教益的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非有真性情、能体会东坡之心灵者不能为，学养不丰、不具大手眼者亦绝不能办。

而本书编者之一的陈迥冬先生，恰恰是一位最佳的人选。首先，他的学养极丰厚，一生著作颇丰，著名诗人聂绀弩先生称他为老师，就连钱钟书先生看到他的《苏轼词选》，也要点头赞赏：“噢，陈迥冬编的！那是有

质量的。”更何况，陈先生的性情，在我看来，和东坡先生也是暗合的。他也是一位哀乐过人的真诗人，我尝听闻他的一些轶事，说他晚年脾气不好，又常会为友人的亡故痛哭失声。我想，他对于东坡精神世界的把握，定然是比其他人更深入了。

故而，陈先生虽则选编出了一册小书，但是却能传达出一位最生动鲜活的苏东坡，而这小书的内容，亦绝不小，读者们翻阅下来，一定能得到很多收获。

譬如，诗词爱好者们，可以看到他的很多真知灼见。譬如现今很多年轻人学诗填词，往往爱求人修改。东坡在这里记录了欧阳修的一句话：“世人患作文字少，又懒读书，又一篇出，即求过人，如此少有至者。疵病不必待人指摘，多作自能见之。”可谓是当头棒喝，点醒多少迷途之人。又如，书法史上，苏轼列于宋四家，这册书中，他对于书画的议论也极多，若《书戴嵩画牛》一文，谈到戴氏一代画牛大师，对牛的了解尚不如一牧童，令人深思。

当然，对佛教感兴趣的，可以从东坡的笔墨间找到很多充满禅趣的机锋妙语；对自然风物感兴趣的，书中有很多东坡的游记；对古人轶事感兴趣的，可以窥见时人如何交游；甚至你可以看到东坡讲述他如何酿酒、作墨……真是说之不尽，也不必说尽。

这些丰富无比的内容，都是东坡本人在文字中不同角度的投影。所谓管中窥豹，只可见其一斑。靠这些，我们是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苏轼的。孟子说：“知人论世。”要更深地理解他的情思感慨，就一定要回到他的时代。北宋是历史上极重要的关隘，苏轼所处的时代，又是北宋历史上的最大关隘。北宋神宗时的朝堂间，因为王安石的新法喧嚣不已，那些光芒闪耀千年的名字在党争中燃烧着自己的生命。

苏轼一生的遭际，正是那个时代的投影。自二十一岁名动京师，一生起起落落，纠缠于党争不可自拔，从黄州到惠州，最后甚至被远远贬到了死地海南岛。清代遗老陈曾寿有一句诗说：“劳劳旋磨蚁生涯。”其实东坡也如你我，在时代面前仅仅是一只磨盘上的蚂蚁，拼了命爬也还是在随着磨盘转动。我们也能透过字里行间，看到末世前夜他最深重的伤怀、愤怒、不甘。

像是著名的《记承天寺夜游》里写的：“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。”自谓闲人，就是不甘之意；更激烈的像是贬官儋州时写给王敏仲的信件中说：“某垂老投荒，无复生还之望。春与长子迈诀，已处置后事矣。今到海南，首当做棺，次便做墓。仍留手疏与诸子，死即葬于海外，生不契棺，死不扶暝，此亦东坡之家风也。”更是有不平、

有孤傲、有绝望。但是东坡之所以为东坡，就在于他不曾像普通人一样沦陷在挫折里，我最爱他贬官黄州后的一篇《书临皋亭》：

东坡居士酒醉饭饱，倚于几上。白云左缭，清江右洄，重门洞开，林峦垒入。当是时，若有思而无所思，以受万物之备，惭愧！惭愧！

起手如记日记，写饭后懒散之状，接下来写目之所及，随手间能得深雄壮阔，进而有玄思，说有所思而无所思。看到这里真能共情他最微妙的失落无奈。然而最后，大胡子老兄还是出乎我意料，惭愧了一把，忧郁之中忽而又多了几分俏皮，让人不禁大摇其头，嘴角又带了笑。

东坡的意义就在于此。就算是挫折，我也要带着笑。他就是要告诉我们：放逐到天涯海角又如何呢？他的《在儋耳书》开头写初到儋州的“凄然伤之”，说：“何时得出此岛耶？”但写着写着就想到了古书上写神州大地也是一个大点的岛，天下谁人不是在岛上呢？最后居然“念之可以一笑”。海南之地纸墨缺乏，他就自己制墨，居然还引发了火灾，《记南海作墨》中说：“几焚屋。”却因为得了几百丸佳墨喜不自禁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他把他人眼中的“死地”当成了心中的乐土，依旧以昂扬

之态思考着要“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，变化其人心”，后来甚至于以“死地”为家了，说“我本儋耳人，寄生西蜀州。”这种精神古来都是少有的。

无论生活的压力多么巨大，总有些人做了我们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，在我们悲观绝望的时候表现出超然物外的乐观。天下喧嚣，世人扰扰，可这管不住我荷锄载酒，管不住我种豆南山，管不住我竹杖芒鞋轻胜马！

所以宋后的文人们，给他创造的故事最多。这些故事烟火气极浓，嬉笑怒骂甚至出糗无所不有，甚至还给他杜撰出一个玉雪聪明的妹妹来。可能只有这样的妹妹才配得上他这样的哥哥。虽然那些故事编得破绽百出，也不大是宋人的气质，但是这完全说明了，中国人的心底里都有那一个寄托，这个寄托，是魏晋名士，是他苏东坡。

据传苏舜钦读《汉书》，以书下酒。见张良刺秦，豪气顿生，饮一杯；惜其不中，又一杯。如此一夕竟饮一斗。我想，以东坡之才学，东坡之精神，这一册小书，也真可以称得上是极好的下酒物了。

诸君慢饮。

夜小紫

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一日

引言

当你打开一部浩瀚的《中国文学史》，你会感到上自先秦，下迄清末，群星灿烂，人才辈出，真使人眼花缭乱、目不暇接。成绩卓著的作家，就要以数百千计。在这如林的作家中，有不少是学识渊博，兴趣广厚，多方面有所建树，被誉为“多面手”的。如果要问，在这些多面手中，谁的手之“面”又最多呢？我们以为，那要数苏东坡了。

就文学范畴来讲，人们对苏东坡是早有定评的。他的散文，被列为“唐宋八大家”（唐代的韩愈、柳宗元，宋代的欧阳修、苏洵、曾巩、王安石、苏轼、苏辙）之一。老实说，宋代这六家的散文尚有高下之分，苏东坡似可名列在前三名吧。苏东坡的诗，“才思横溢，触处生春，胸中书卷繁富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，无不如志。其尤不可及者，天生健笔一枝，爽如哀梨，快如并剪，有必

达之隐，无难显之情。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”（赵翼《瓯北诗话》）。词与诗虽系同宗，但词究竟“别是一家”（李清照语）。苏东坡词，“指出向上一路，新天下耳目，弄笔者始知自振”（王灼《碧鸡漫志》），在北宋词坛上，自是高山的顶点。

苏东坡以词名世，人所共知。而郑振铎所著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却说他是“非职业”词人。这话有趣，也有理，因为苏东坡并非把毕生的精力专注于词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个“非职业”诗人、“非职业”文人。他的“手”实在伸的方面太多、太广，且远远地超出了文学领域。

人们差不多都知道，“苏（轼）、黄（庭坚）、米（芾）、蔡（襄）”是北宋四大书法家，苏东坡是名居首位的。他的字神采飘逸，自成格局，当世便为人所宝，除手迹流传外，并广泛地被人们镌刻在石上，后代学“苏体”的更不乏其人了。知道苏东坡是个画家的人，恐怕要少些。其实，苏东坡的画造诣很高。他跟着“胸有成竹”的文与可学习画竹，自谓“尽得与可之法”。而他尤擅长画枯木奇石，“木枝干虬屈无端，石皴老硬，大抵写意，不求形似”（夏文彦《图绘宝鉴》）。黄山谷《题子瞻枯木》诗云：“折冲儒墨阵堂堂，书入颜杨鸿雁行。胸中元自有丘壑，

故作老木蟠风霜。”于此也可见苏东坡的绘画风格。

与书、画相关，苏东坡对纸、墨、笔、砚都有极高的鉴赏能力。他本人就是个制墨的好手，在海南岛时，为烧制松烟，还差点儿引起一场大火。

如果说书与画尚和文学有“姻缘”关系，那么，苏东坡的“手”更伸到几与文学毫不相干的“家族”。他懂得医学，练过气功，深解药性，搜集过许多有效验的药方，沈括所著《苏沈良方》的“苏”，就是苏东坡。他懂得园艺学，不仅赏识各地的名园胜迹，自己也曾在密州葺新超然台，在徐州建黄楼，在黄州筑东坡、修雪堂，在惠州起白鹤新居，所到之处，为人们留下了不少佳构遗址。他也懂得水利学，在杭州任上疏浚西湖，灌溉了万亩良田，留下了著名的苏堤；在惠州时，又在他的筹议下，为广州草创了我国早期的“自来水公司”。他还懂得烹饪学，至今我国食谱里还有东坡肉、东坡馄饨，其烹调方法相传就是他留下来的；他的文集中也确有不少谈饮食的地方。……

以上啰嗦了这么多，我们无非想说明苏东坡是个多才多艺的作家，是个拔尖的多面手。而这些“面”，在他的小品文中都有表现，都有记录，构成了他的小品文的琳琅满目、丰富多彩的内容。